

小南已经准
把自己冲洗
下身子，赤
出来。刹
间的一剎
眼，被眼前
景象，不是因
素描，小南
审视过春
的身体
来的个头，他
作，把他
匀称健壮

铜色的皮
头发下，立
道，两
对细长的
醉人的温
柔，黑
毛下，乌
黑，泛
着，浸
在水中的
晶，不
含任何杂
质，小
心就会
不上扬
的眼
眉与眼
型，极
美的风

镶嵌在厚
唇形上，俊
抹狂野不
给他一丝
了，张
扬着上
唇，
有力的
去，头
肌被
种紧
感，六
块，肌
肉，向
美的人
鱼，连
接，
壮的，
话，
邪魅

如烟情愁

黄幼中·著

春生洗澡时，小南已经准备好相机。
女生认真地把自己冲洗得干干净净，抹下身子，赤裸着从洗澡间走了出来。
就在春生走出洗澡间的一刹那，小南拍照去了，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如果不是因为要画人体写生素描，小南还从来没有认真审视过春生这俊美绝伦的成熟身体。
春生已经长成1.8米的个头，常年艰苦的农业劳作，把他打造得身材匀称，匀称健壮。
春生全身上下古铜色的皮肤，乌黑茂密的头发下，立体的五官刀刻般俊美。两道浓密的剑眉下，一对细长的桃花眼，流露出醉人的温柔。长而微卷的睫毛下，乌黑深邃的眼眸深不见底，泛着迷人的色泽，像浸在水中的水晶一样澄澈，不含任何杂质，仿佛让人一不小心就会坠陷进去。微微上扬的眼角，多情妖媚，双眉与眼型奇妙地融合成一种极美的风情。
春生的鼻梁高挺，镶嵌在厚薄适中的绝美的唇形上，俊美的脸上噙着一抹狂野不羁，令人目眩的微笑，给他的阳光帅气中加入了一丝不羁。他的整张面孔张扬着王子般高贵与优雅的气质。
春生高高的颈项下，有力的臂膀棱角分明，鼓三头肌获得像苹果一样饱满，发达结实的胸肌，给人一种坚实、宽厚、有力的安全感。六块腹肌光滑紧实；顺着腹肌向下，是那形犹优美的人鱼线，浓郁卷曲的羽毛，连接到上眼睑下，细壮的“鹰爪”，悬挂在两膝之间，邪魅性

小南暗暗惊叹着眼前这一尊犹如希腊雕塑般完美的人体，他迅速拿起相机，龙飞凤舞，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体验之中。

吉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雨
封面设计：蜀铭文化



作者简介：

黄幼中，男，1962年12月生。从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在国内刊物发表诗歌、散文诗、小说共100余篇（首）。1991年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诗歌专著《记忆的长河》，2017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散文诗集《木棉花开》。现就职于广西师范大学。

南已经准
自己洗
身子，赤
裸出来，
回的一刹
间，被眼
前因
果不是因
果，小南
审视过春
生身体
的个头，
匀称健壮
铜色的皮
肤发下，
立体的五
官刀刻般
俊美，两
道对细长
的眉毛黑
黑下，乌
黑深邃的
瞳眸，透
着迷人的
色泽，像
任何杂念
小心就会
上扬的眉
与眼型极
美的风
镶嵌在厚
形上，俊
狂不他
抹笑，一
张脸上
有力的
发法
和眼
感，决
名服肌
美的人
毛，连
壮的，
前，邪魅

小南已经准备好回

春生天真的把自己冲洗得干干净净，赤裸着从洗澡间走了出来。

就在春生走出洗澡间的一刹那，小雨拍眼望去，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如果不是因为要画人体写生素描，小雨还从未认真审视过春生这完美绝伦的雕塑身体。

春生已经长成1.8米的个头，常年从事渔业劳作，把他打造得身材匀称健壮。铜色的皮肤，乌黑深邃的头发下，立体的五官刀刻般俊美。两道浓密的剑眉下，一对细长的桃花眼，流露出醉人的温柔。长而微卷的睫毛下，乌黑深邃的瞳眸深不见底，透着迷人的色泽，像任何杂质，仿佛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沦陷进去。微微上扬的眼角，多情妩媚，双眉与眼型奇妙地融合成一种极美的风情。

春生的鼻梁高挺，镶嵌在厚薄适中的绝美的唇形上，俊美的脸上噙着一抹狂野不羁、令人目眩的微笑。给他的阳光帅气中加入了一丝不羁。他的整张面孔张扬着王子般高贵与优雅的气质。在高高的颈项下，有力的臂膀棱角分明，肌肉鼓得像苹果一样饱满，发达结实的胸肌，给人一种厚实、宽厚、有力的安全感。六块腹肌若隐若现，顺着腹肌向下，是那形状优美的人鱼线、浓郁卷曲的胸毛。连接到阴囊眼下，雄壮的“话柄”，悬挂在阴囊之间，邪魅性

小雨偷偷欣赏着眼前这一尊犹如雕塑般完美的人体。他迅速拿起画笔，龙飞凤舞，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体验之中。

如烟情愁

黄幼中·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烟情愁 / 黄幼中著.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206-14223-9

I. ①如… II. ①黄…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4993号

如 烟 情 愁

著 者：黄幼中 封面设计：蜀铭文化
责任编辑：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49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4223-9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一	/ 1	十七	/ 66
二	/ 5	十八	/ 70
三	/ 9	十九	/ 74
四	/ 13	二十	/ 78
五	/ 17	二十一	/ 82
六	/ 21	二十二	/ 87
七	/ 25	二十三	/ 91
八	/ 29	二十四	/ 95
九	/ 32	二十五	/ 100
十	/ 37	二十六	/ 104
十一	/ 41	二十七	/ 108
十二	/ 45	二十八	/ 113
十三	/ 49	二十九	/ 117
十四	/ 53	三十	/ 121
十五	/ 57	三十一	/ 126
十六	/ 62	三十二	/ 131



三十三	/ 135	五十五	/ 225
三十四	/ 139	五十六	/ 230
三十五	/ 143	五十七	/ 234
三十六	/ 147	五十八	/ 239
三十七	/ 151	五十九	/ 244
三十八	/ 155	六十	/ 248
三十九	/ 160	六十一	/ 251
四十	/ 164	六十二	/ 255
四十一	/ 167	六十三	/ 259
四十二	/ 171	六十四	/ 263
四十三	/ 175	六十五	/ 267
四十四	/ 179	六十六	/ 272
四十五	/ 184	六十七	/ 276
四十六	/ 187	六十八	/ 281
四十七	/ 191	六十九	/ 285
四十八	/ 196	七十	/ 290
四十九	/ 200	七十一	/ 295
五十	/ 204	七十二	/ 300
五十一	/ 209	七十三	/ 304
五十二	/ 212	七十四	/ 309
五十三	/ 216		
五十四	/ 220	后 记	/ 314



如烟情愁

—

这是1965年夏天桂北山区七寨村的一个清晨。

春生起床后就到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洗脸。

“春生，你把脸洗干净一点，穿上你阿爸的凉鞋，走路会踏实一些。”母亲韦玉屏催促着。

春生今天要去龙口镇赶集，把前段时间采集晒干的山药卖给收购站，然后换回盐巴、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顺便到龙口镇中学桑庭坚校长家。

春生问：“阿妈，我一定要去桑伯伯家吗？”

韦玉屏说：“一定要去的，如果不是桑伯伯，你哪还能继续上学呀？”

春生在竹筐里找到一双半新的凉鞋，这是他父亲覃壮才去赶集时才舍得穿上的鞋，但自从覃壮才瘫痪后，就没再穿过这双凉鞋。

春生试了试鞋子，鞋子太大了，他只好将鞋放回原处。

春生走到覃壮才的床边说：“阿爸，我走啦！”

覃壮才把头转向春生，看着灵巧可爱的儿子，欣慰地说：“去吧，要懂礼貌，好好谢谢桑伯伯。”

春生从覃壮才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丝父亲特有的温暖与光亮，他好些年来都没看到过这样的目光了。

春生点了点头，转身走到院子里。

韦玉屏已等在院门口，她将装满山药的竹篓背到春生的背上，将一个鸡笼递到春生的左手，将一个饭团塞到春生的右手。



拍了拍春生的头说：“走吧，路上小心！”

春生“嗯”了一声，一溜烟走出了院门。

春生手中的鸡笼装着一只老母鸡，笼中的母鸡将庞大的身躯瑟缩成一团，有些惊恐。它红红的鸡冠下，两只明亮的眼睛滴溜溜的转。

这只母鸡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是这家主人唯一能作为礼品送出的贵重东西。母鸡在昨天早上还尽职尽责地下了第 11 个鸡蛋。

春生背着竹篓提着鸡笼啃着饭团，轻松地走出七寨村，走向通往龙口镇的小路上。

小路的两边是栽种了十多天的稻田，绿油油的晚稻禾苗，依着山势，层层叠叠，在清晨微风的吹拂下，如柔软的绿色绸缎，由远到近，一层层地铺展开来。

路上的草尖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春生赤脚踏着这柔和的小草，感受着露珠的清凉与滋润，心中无比畅快。

春生知道，穿过这片稻田，涉过洛清溪的小河坝，攀过层层叠叠的山丘，踏过龙颈瑶寨的那片芦苇地，翻过圣堂山，走过一条用青石板铺就的路，就可以到达龙口镇了。这条路，春生已经走过无数遍。

龙口镇是龙口公社所在地，位于遇龙河的河口。

遇龙河从北向南，蜿蜒数十里。十几条小支流在龙口这个地方汇聚，然后向南注入漓江，最后汇入珠江。

洛清溪是遇龙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

龙口公社下辖 16 个生产大队，七寨村是七寨大队所在地，七寨大队是龙口公社 16 个生产大队中的一个。

龙口公社大部分生产大队地处山间或丘陵地带，居住着汉族、壮族、苗族、侗族、瑶族五个民族。

龙口镇杂居着五个民族，以汉族为主。

龙口公社方圆几十里，山间、丘陵、河流穿插其间，地形复



杂，公社与生产大队之间没有通车的公路，因此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村民们要到镇上赶集，都用两腿步行。

从七寨村到龙口镇有十多里的路程。

春生呼吸着夹有一股淡淡青草香味的空气，听着鸡笼里的母鸡“咯、咯、咯”地一路低鸣，看着绿油油的稻田，想着过完暑假就能到龙口镇中学读初中了，心情爽朗，脚步也迈得格外的轻快。

春生是九岁时才开始读上书的，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也因为家里穷，为了能让三姐多读两年书，他推迟了两年才上的学。他上学后三姐就辍学了。

春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比起大姐、二姐、三姐，他算幸运的了：大姐只上过一年学，二姐读到小学四年级就回队里劳动挣工分了。

覃壮才说过，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供春生读完高小。

原本高小毕业就要回队里挣工分的春生，却在今年的龙口镇中学初中入学联考中，语文算术双科考了个满分，在全公社排名第一。

龙口镇中学的桑庭坚校长向覃壮才托了口信，由他解决春生上中学的一切费用问题，坚决不让春生辍学。

读书是春生梦寐以求的理想，至于读书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他只是想读，越读越想读。

春生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或许是在同时入学的孩子中，他比别的孩子大，比别的孩子用功、接收能力强、理解能力强。

桑庭坚为何要力挺春生读书？这还要从覃壮才与桑庭坚的一段交情说起：

1949年，桑庭坚跟随其所在的部队——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解放战争。

1950年春，桑庭坚受命在湘、桂一带清剿土匪。他被任命为桂北龙口清匪大队队长。



当年，覃壮才给清匪大队当向导。桂北龙口清匪大队在步云山最后一次与土匪的激烈决战中，清匪大队损员过半，队长桑庭坚也身负重伤，他全身上下多处中弹。

整个战斗在黄昏时分结束，桑庭坚因伤势过重晕倒在阵地上。

覃壮才连夜拼死把桑庭坚背回龙口镇救治，才捡回一条性命。

覃壮才是桑庭坚的救命恩人。

桑庭坚因伤就地在龙口镇医院医治了大半年。在这大半年当中，医院里年轻美貌的医生章月影，爱上了这个意志坚强、铁骨铮铮的汉子，她对桑庭坚悉心照料，由此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桑庭坚伤愈后，组织上根据桑庭坚本人的意愿，将他就地安置在龙口镇中学，担任校长职务。

1951年春节，桑庭坚与章月影结婚。当年桑庭坚35岁，章月影23岁。

不知不觉中，一路兴奋的春生已到了圣堂山顶。

春生向东面望去，整个龙口镇已尽收眼底。

龙口镇是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小镇。

小镇的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是开阔的平原，遇龙河由北向南从镇中间流过，一座风雨桥连接小镇的东西两岸。

两岸的街道上，荟萃着历代各类建筑，每个建筑和谐共存，相互包容，相映成趣。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如同一首首凝固的音乐，演奏着历史的遗声。

小镇环山抱水，景色秀丽，地势险要，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

龙口镇中学位于小镇的南端，遇龙河西岸。

龙口镇中学是原桂系军阀在龙口这个地区设置的军事据点，日军侵略中国后，该地成了日军的大本营。日军在原有建筑的基



础上修建了三米高的青砖围墙、四座三层楼高的哨所、一座八层楼高的炮楼、十多栋营房和其他建筑物，建成了—个拥有几千平方米的坐北朝南的大院落。

新中国成立后，该院落划归政府使用，成为龙口镇中学的校址。

龙口镇中学的大门朝南开着，学校正中是个大操场，操场后正北面是个露天大舞台，舞台后北面的房屋和空地成了教学用房和体育活动场所。临河的东面房屋成了教工宿舍，西面的房屋和空地成了学生宿舍、学生食堂等生活场所，炮楼成了教工办公楼。

二

春生卖掉了山药，在供销社买了盐巴、肥皂。他唱着跳着来到了龙口镇中学的大门前。

覃壮才没瘫痪前，也经常携着山药到龙口镇赶集，偶尔也带上春生，顺便到龙口镇中学看望桑庭坚。

春生凭着儿时的记忆，走进了龙口镇中学的校园。

眼下还是暑假期间，整个校园安静得如同止水。校园中路两边砖砌的花坛中，盛开着太阳花、指甲花，不时有红蜻蜓在花间飞舞，绿树掩隐在各栋建筑当中，显现了校园的勃勃生机。

桑庭坚的家安置在校园东北面临河的一座单栋三层的楼房里。此楼名叫“芙蓉楼”，因楼前栽种有木芙蓉而得名。

芙蓉楼的原名叫“白楼”。在日军占据此地时，此楼是用来审讯要犯和行刑的专用楼。

一些知情人说，在这楼里面死过很多人。学校的教工们对此楼都是望而生畏，在桑庭坚没在此楼安家前，没有人敢单独待在里面。

但是桑庭坚是无神论者，他认为弃置此楼不用太可惜了，于是在跟章月影结婚时，将此楼进行了简单的改造和修整，在此楼



安了家，并将白楼更名为“芙蓉楼”。

教工们曾在私下议论过，住在这样的楼里不吉利，他们出于好心，规劝桑校长搬到别的地方居住，但是桑庭坚一笑而过。

春生找到芙蓉楼，只见楼前用冬青树圈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院落，院中有几株正盛开着红、白两色花朵的木芙蓉。

木芙蓉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入秋时开花，但在龙口这地方比较特殊，夏末就是木芙蓉的花期。这里的木芙蓉清晨时开白花，中午时花转桃红色，傍晚又变成深红色，一天三色，颇为怪异。

眼下接近正午时分，芙蓉楼前的木芙蓉，正盛开着硕大的花瓣，红白两色相间的花瓣，显得格外清丽而热烈。

在芙蓉树下，桑庭坚的儿子小南，全名叫桑南，正在画架前聚精会神地作画。

覃壮才瘫痪以后的这几年，春生都没有再来过桑庭坚的家，春生跟小南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但是春生猜想，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男孩，一定是小南。

“请问，你是小南吧？”春生轻声地问。

小南抬眼望着春生说：“是的。”

春生将鸡笼放在一边，走过去摸着小南的头说：“小南，我是春生，你认不出我了吧？你长大长高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听春生这样一说，小南立刻停下画笔转过头来，语调提高了一个八度，兴奋地喊道：“是春生哥？”

小南认真打量着春生。只见春生标准的国字脸被阳光晒成古铜色，黑里透红、神采飞扬，两道粗黑的眉毛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泛着清澈的光，红润的唇上隐约一层青春期萌芽的细细的胡须。好一副英俊小男人的模样！

小南接着说：“春生哥，你也长高长大了，我真认不出你了！”

小南拉着春生的双手，两人在芙蓉树下尽情地闹了一回。待闹够以后，小南停下来，认真地说：“春生哥，你真厉害，居然考了个双科满分！全公社排名第一，你知道吗？”



春生说：“全公社排名第一？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考的题目很简单，都答得上来。”

小南突然看到春生打着赤脚，大脚趾还有血的痕迹，便惊奇地问道：“春生哥，你怎么打赤脚呀？你的大脚趾流血了！”

春生轻描淡写地说：“先前在路上碰了一下，破了点皮，没事！”

小南蹲下身来仔细察看春生的脚说：“老天！还说没事呢！都裂开一道口啦，这样会感染的，我帮你处理一下。”

小南一溜烟跑进一楼的厨房，端来一盆清水，命令道：“你快坐下！先把脚洗干净。”

春生顺从地坐在凳子上开始洗脚。

小南又一溜烟跑进一楼的客厅，不一会提着一个小药箱跑了出来。他用干毛巾给春生擦干了脚，熟练地用酒精给春生擦洗伤口、消毒，然后上药、包扎。

在春生看来，小南这样仔细地给他处理伤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大惊小怪了？大凡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夏天打赤脚不足为奇，这样被碰破皮的小伤也是常有的事，谁都不会把这样的事放在眼里。

春生觉得小南的认真有点好笑，但心里又着实有些感动，只觉得一股细细的暖流在心中涌动。

春生任由小南摆布，他看着小南的一举一动，体会着小南的细心，然后将目光定格在小南那张清秀俊美的脸上：双眼皮，大眼睛，弯眉毛，鼻梁精巧笔直，脸庞白白净净，笑时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和洁白如玉的牙齿。

“好啦！弄好啦！你先别动。”小南边说边往屋里走，“咚、咚、咚”地跑上二楼。不一会就拿来一双半新的凉鞋，说：“穿上吧，这是我爸爸的旧鞋子，看看合脚不？”

小南不管春生同不同意，就把凉鞋往春生脚上套，鞋大了点，但还行。

在春生的印象中，打从懂事后，夏天就没穿过鞋子，现在穿



上鞋子，觉得踩在地上软软的很舒服。但这是桑庭坚的鞋子，穿在自己的脚上，春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他对小南说：“我还是不穿了吧，我打赤脚习惯了，现在穿上鞋子倒不自在了。”

“说啥呢！穿上吧，这凉鞋我爸爸早就不穿了。”小南说。

听小南这样一劝，春生也不再说什么。他走到小南的画架前，看见画面上一幅栩栩如生的芙蓉花图。春生虽然不懂绘画，但他感觉到画面质朴生动，就称赞地说：“小南，你画得真好！”

小南高兴地问：“真的吗？”

“嗯！什么时候学的呀？”

“我五岁就开始学画了，我喜欢绘画，可我不喜欢算术，我的算术特差。”

“那以后你教我绘画，我教你算术。”

小南点点头。

春生问：“你读几年级了？”

“开学就上初一啦，跟你一个年级。”

“真的？我还以为你上小学呢！”

“我都快满十四岁啦！还读什么小学呀！我问你，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我还真没想过做什么，只是想能多读几年书。你呢，想做什么？”

“我长大要当画家，所以我要好好学习绘画，想考北京的美院，以后要去巴黎，看罗浮宫。”

这时，鸡笼中的母鸡突然“咯哒、咯哒、咯哒”地叫了起来，吸引了春生和小南的目光，只见笼中多了一个鸡蛋，母鸡刚刚下了一个蛋。

小南惊喜地跑过去，伸手到笼中拿出蛋来，惊叫道：“哈！还热着呢！这鸡真是太伟大！哈哈……我要把这只鸡和蛋画下来。春生哥，你知道达·芬奇画蛋的故事吗？”

春生摇摇头说：“不知道。”



小南认真地把达·芬奇画蛋的故事讲给了春生听：“达·芬奇学画从画蛋开始，老师让他画一个鸡蛋，达·芬奇很快就画了几张，可是老师让他继续画，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达·芬奇终于不耐烦了，认为老师小瞧了他，让他画这么简单的鸡蛋。老师看出了他的心思，意味深长地说，这个蛋可不简单，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蛋，即使是同一个蛋，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光线不同，它的形状也不一样。后来达·芬奇苦练几年画蛋，不断摒弃前作，终成画界的世界名师。”

三

1965年9月，春生正式成为龙口镇中学初一（2）班的学生。当年，龙口镇中学共招收了四个初中班新生。

春生和小南在同一个班。春生是班长，小南是学习委员。两人每天都形影不离。课余时间，春生辅导小南算术，跟小南习画。早晚锻炼过后，一同练习打乒乓球。两人同是学校初中乒乓球队队员。

龙口镇中学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牌学校，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严格，师资力量雄厚。与原来春生就读的村小相比，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

春生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学习，如鱼得水，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开学发的教材，他两天时间就可以通读一遍，等到正式上课时，他已经把老师该讲的知识掌握透彻了。不过对于英语课，春生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这一年，学校的外语课从俄语过渡为英语。

初一（2）班共有46名学生，其中男生24名。男生中有16人住校，这16名男生住在一个大宿舍里。

在同宿舍的男生中，大家最讨厌一个人，此人名叫李秀喜，大家给他起了个“李臭屎”的绰号。

李秀喜是龙口镇革委会书记李长安的小儿子，人长得五大三



粗，性格蛮横。李秀喜因初一期末考试成绩全红，加上平时学习纪律涣散，被除以留级处分。

李秀喜觉得留级没面子，便缠着老爸找学校通融。李书记本人不好意思出面，便托了人来说情，但桑校长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学校的规定不能因书记的儿子破了。李书记因此觉得丢了面子，心怀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李秀喜被留级到初一（2）班。

按学校规定：家在农村上的、有特殊原因的学生可以申请在家住宿。但这个李书记偏偏不给儿子在家住宿的机会，说是要吸取儿子因在家住宿调皮捣蛋不守学校纪律的教训，把儿子交给学校来管理。

因被留级和不能在家住宿，李秀喜老大不高兴。初一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16个住校的男生只有李秀喜一人姗姗迟来。他叫了两个铁哥们帮他 from 家里扛来行李，找到初一（2）班的男生宿舍，他抬眼环视宿舍的四周，15个上、下铺床位都已有主，只见左边屋角还有一张空床，那是他的床位，但他偏偏不去那个床位，却瞅准了一个靠窗户近、光线强、通风好的下铺，走到这铺前，当众大吼了一声：“谁的行李？快搬走！”

这时站出一个壮实的男生，回了一句：“我的，为什么要搬？”这男生来自青竹壮寨，名叫韦小武。

李秀喜蛮横地回了一个字：“搬！”

韦小武也不甘示弱，提高了音量说：“床上写了你的名字吗？凭什么要搬？你算老几？想占床位为何不早来？”

李秀喜被这几句不肯屈服的话激得脸上的横肉乱跳，说：“不搬？我就不信这个邪！”李秀喜边说边把韦小武的铺盖掀起丢到地上，把自己的行李重重地摔到床上。

几个胆怯的男生被李秀喜的这一招吓得躲往一边。

韦小武气愤地冲到李秀喜跟前，正准备出拳，但被春生拦住了。



春生把韦小武扯过一边，当着全宿舍的男生说：“大家是同学，有缘才能聚在一起，有事好商量，以后要相互谦让，相互帮助，不要轻易动怒，伤了和气！”

春生安顿了韦小武，帮韦小武拾了铺盖铺到左边屋角的那个空铺上。

李秀喜上铺的禹玉强，被刚才的阵势吓坏了，脸涨得通红，泪眼汪汪地乞求春生换铺。春生只好与禹玉强换了铺位，睡在李秀喜的上铺。

发生此事以后，李秀喜知道大家惧怕他，更是得意洋洋。他今天差遣这人帮打洗脸水，明天差遣那人帮他洗衣服。更有甚者，他趁人不备时把别人的洗脸手巾当他的抹脚布。还趁宿舍没人时踩踏别人的铺盖来玩耍。还常常在晚上学校吹了熄灯号后，大谈特谈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黄段子。为此，初一（2）班的男生宿舍曾因不按时作息被学校校规扣过分。

李秀喜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土霸王”，一堆“臭狗屎”。大家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一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了，李秀喜又说起了黄段子，他说他曾偷看他二婶洗澡，越说越起劲。

睡在上铺的春生翻了个身告诫李秀喜：“熄灯号吹了，不要影响别人休息了！”春生在翻身的同时，床板“吱呀”地响了一声。

因为白天劳动课的时候，李秀喜装病请假，春生当众揭穿了他，没有给他批假。李秀喜为此已经窝了一肚子气，正愁找不到发泄的机会。听到春生这样一说，床板又这样响，就用力向春生的床板猛踢了一脚，并大声吼道：“你个笨驴！在上面拉战车呀！看看沙尘都掉到老子的眼睛里了！”

听到李秀喜的叫骂，整个宿舍顿时鸦雀无声。而正在此时，禹玉强却“咻”地一声打了个响屁。

立刻宿舍里躁动起来，响起了一阵阵窃笑声。